

A woman with long, dark purple hair styled in an elaborate updo with gold ornaments and red flowers. She is wearing a yellow, off-the-shoulder dress with a gold necklace and earrings. The background is a soft, warm glow with purple and yellow tones.

命运之轮继续转动，他和她的缘分是否到此结束呢？
十年前的冤案又是否有水落石出的一日？

梦里 花开

情轩·著

MEI LI HUA KAI

内容简介

十年前，他们是两小无猜的玩伴；十年后，他们却成了陌人。一切都只因为十年前的那一宗冤案，改变了她的命运，割断了他的爱恋。可是，命运的线将这两人紧紧地缠绕，任谁也隔断不了那千丝万缕的联系。终于，她违背了对母亲的誓言，决定跟着自己的心意走，即使把复仇抛之脑后也在所不惜。可万万没料到，她作出这么大的牺牲，换来的却是金銮殿上他的出卖！命运之轮继续转动，他和她的缘分是否到此结束呢？十年前的冤案又是否有水落石出的一日？

引

天空蔚蓝，蓝得几近透明。飘浮在上面的稀疏云朵白得让人心醉。

地上是半长的青草，绿油油的，像是毯子上的绒毛，惹人爱抚。

在这片油绿的草坪上，生长着无数的桃树。细细的青绿叶子，怒放的粉白花朵，清香袅袅，美不胜收。

她就站在树下，鹅黄色的衣衫，恬淡的脸容，仰着头看着绽满枝头的花朵。

忽然，一阵清风吹过，摇落无数粉白花瓣，围绕着树下那一袭鹅黄衣衫轻舞飞扬。

她的嘴角轻轻上扬，缓缓张开双手，迎接那漫天的花瓣。

粉白的花瓣不断地从枝头上轻跃而下，纷纷扬扬，宛如漫天飞舞的雪花，飘摇着，旋转着，纷飞着。

她的笑靥越来越大，陶醉在这片花雪中，忘情地张开双手轻轻旋转着。

突然，感觉到身后有一道灼灼视线，她停下来，转过头。

澄澈的双眼倏地睁大，笑意一瞬间冻结在唇边，她就这样定定地看着身后的人。

粉白的花瓣依然在飞舞，调皮的花瓣落到她的发髻上、衣衫上，点缀着她的美丽。而相隔一丈之遥的两人静静地相望着。

他们之间隔着的，是咫尺，抑或是天涯？

第一章 十年

夜晚，星光黯然，弦月清淡。

这里是离平尧镇不远的郊外，我和悠姨三年前找到这里，在一座山前方的空地上搭建了几间精致的竹舍，就此定居下来。

竹舍前有一个小花园，里面是我栽种着的一些菊花。花园里有一张竹制的桌子和三张竹制的小板凳。

头发用一根白玉簪子绾起，素面朝天，鹅黄色的衣衫，浅绿色的腰封上束着一条墨绿皮鞭，外面罩着一件淡黄色的薄纱，这便是我的装束，简单朴素，但很轻松。

此时我坐在花园其中一张板凳上，托着腮，蹙着眉，眼睛看着远处，脑海里想着的是十年前的事。

.....

那晚，星光也是如此黯淡，冬季的寒彻北风呼呼地吹着，冷得透彻骨髓。

“嫣儿，”当时母亲一脸严肃地对我说：“记住两件事：第一，上官家冤屈未洗清，永不得承认你是上官梦嫣；第二，持有我们上官家祖传玉佩的人就是我们的大恩人。”

那时，我才八岁。小小的年纪，在经过白天的一场浩劫后，被迫着一瞬长大。

我知道母亲接下来要做什么，也明白母亲的良苦用心，只能听着母亲说话，默默地在心里把母亲的音容笑貌镌刻了一遍又一遍，安静地接受命运给我的劫难，只是心从此一点一点地被封闭了起来。

“嫣儿，别怪母亲，好吗？”母亲的话语里饱含的疼惜与难舍深深地触动了我，猛地抬起头，看着母亲似乎一夜间苍老的脸，强忍许久的泪不由得簌簌而落。

“有一天，嫣儿遇到真心喜爱的人，就会明白母亲的心情了。”母亲轻轻絮说，目光开始变得迷离，声音却透着坚定：“天上人间，不离不弃！”

彼时年幼的我尚不明白母亲的话，但是，我明白，从此以后，天真烂漫的上官梦嫣就要死去了，取而代之的是全新的孟妍。

.....

“嫣儿，睡不着么？”

突然一声轻轻的问候打断了我的回忆。转过头，看到坐在轮椅上的悠姨正慢慢地转动着轮椅过来。

她名唤许悠，大约三十来岁，穿着朴素的衣衫，仍然别有一种韵味。

“悠姨，您也睡不着？”

我微笑地看着面前的悠姨，极力掩饰方才的忧伤。

她笑笑点点头，却是一眼就看透了我的心事，轻声问：“想起了往事？”

我的心一慌，调开视线，还是不得不点了点头。

至今想起，十年前的有些事仍可让我痛彻心扉。

那天晌午，一个身穿官服的人带着许多官兵闯进我家，朗声道：“圣旨到！上官青玉接旨！”

“上官青玉在！”

不知为什么呆在家里半个月都没有出门的爹赶紧下跪接旨。

等到娘急急地拉着我跟在爹身后，和下人们恭敬地跪了下来，那个人才面无表情地宣读：“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礼部侍郎上官青玉私通外邦一案，现已彻查清楚，证据确凿。乃念汝往日劳苦功高，且为风体欠佳的太后积福，着免去诛九族之罪，改判满门抄斩。钦此！”

娘拉着我的手一抖，然后便加大了力气，但是却有一阵阵的颤抖。我还以为是我在颤抖，怎知抬头看向娘，只见她连身体都

在发抖。

感觉到我的手被娘抓得很痛，即使年幼的我不知道即将要发生什么，但是四周一片死寂的气氛让我皱眉忍痛也不敢喊叫。

良久，爹的双手缓慢地举高至头顶，仿佛从牙缝中挤出一句话：“上官青玉接旨，谢主隆恩！”

那个官员的脸变了变，还是把手中明黄色的圣旨放到爹手中。

“啪！”

突然一声响，圣旨掉到地上。所有的人都是一惊，目光聚集在娘的身上。

“都已经要砍头了，还谢什么？”

不知什么时候放开我的手站起来的娘一把拍掉爹快要接住的圣旨，气愤地看着爹。

爹惨白着脸，张了张嘴，想要说什么，最终却是摊坐到地上，一脸死灰。

“放肆！”那个官员这才回过神来，装模作样地大喊一声。还想说什么，但是娘冷冷地扫了他一眼，只得把后边要说的话生生地吞下去，张开的口不得不闭上。

“珉儿，是我害了你们。”

爹突然低声说了一句，仰头看着娘，眼眶通红。

娘的脸庞有泪滑落，神色黯然，她俯下身，投进爹的怀中。

“爹，娘。”

我这才感觉到不安，赶紧跑到他们身边，伸出双手抱他们。

“嫣儿。”

爹痛苦地唤我的乳名，声音里有着颤抖，松开一只手把我揽过去。

那些官兵们没有管哭着抱成一团的我们，开始在家里抄查起来。

下人们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灾难都慌了手脚，开始惊恐地哭喊。

半晌，爹放开我，伸手帮娘擦拭泪水，后又慢慢地抚摸着娘的脸，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看着娘。最后，只见他在娘的唇上深深地印下一吻，然后快速地对娘说了句什么。

娘一怔，顿时煞白了脸，看看我，又看看爹，下唇咬紧又松开，对爹低声说：“你要等我！”

爹一惊，已被娘紧紧地抱住，然后我却看到他笑了起来，笑得那么开心，那么满足。

娘也吻了一下爹，随后一把抱起我，施展轻功，急速地跃上屋顶。

我还没反应过来，就已经被娘抱着逃出府里，远远地抛下身后大声叫嚣的官兵。

然后，在那天夜里，娘带我到郊外一个农户的家里，让我等着正赶来的悠姨。第二天，她把一个刚死去的女孩易容成我的模样，抱着她赶赴刑场与爹共赴黄泉。

就这样，悠姨带着改名换姓的我东躲西藏，最后在平尧安定下来。

.....

“悠姨，我总觉得很不安，似乎有什么事要发生。”我思索良久，开口道。

悠姨皱了皱眉，问：“能有什么事？”

我茫然地摇摇头，只是觉得心里隐隐有着不安，却又说不出来。

她侧头想想，说：“要不，后天的比赛，就别去了。”

“不行！”我连忙道：“我一定要去！”

这些年我们的日子本就过得拮据，悠姨又染病，行动不便，这更是雪上加霜。要是我不想办法帮补一下家用，我们就快断粮了。更何况，离那个约定的日子已经不远了，我要把悠姨安顿好，这样才能走得放心。

还好适逢平尧镇三年一度的舞娘大赛，我就冲着那优渥的奖金报了名。

“时候不早了，回去歇着吧。”悠姨叹息一声，柔声说道。

我乖巧地点点头，依言入屋。在门边，我转过头去，看到悠姨抬头看着天上的残月，心中似乎也隐隐地有了担忧。

我轻咬下唇，进屋，关门，看似冷淡，可心始终狠狠地痛起来。

即使痛得失语，我也要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第二章 再遇

平尧镇三年一度的舞娘大赛终于到来了。

传说平尧以前有一个告老还乡的高官，十分喜爱舞蹈。回乡后，在镇子上公开招募一些会跳舞的女子进府表演。当时的县令为讨他欢心，费尽心思举办了一个舞娘大赛，挑选出几名最优秀的女子给那高官表演。那高官一个高兴，大加赞许。后来，刚好有钦差微服出巡到此地，知晓此事，回京后就奏明皇上，也得到皇帝的称许。那个县令自此便扶摇直上，而这个舞娘大赛就一直保留下来。

开始几年比赛还办得可以，但是后来朝局动荡，征战连连，平尧不似先前的富饶。舞娘大赛由原来的一年一度，变成现在的三年一度。举办方也由原来的官府转变为在花家戏班、莲香楼还有月满楼三家轮着举行。今年正是轮到了花家戏班。

按照规定，举办方要提供一个院落，而且负责比赛所有开支。当然，要想亲自观看比赛，是得买号牌的。每个号牌对应院子里的一张桌子，越靠台前，号牌价钱就越贵。而且这些号牌会用作投票，得到号牌多的参赛者便可获得舞娘称号。收得的银子分成比赛的开销、举办方的盈利和舞娘的奖金三部分。

这天，整个平尧镇就象炸开的锅。天才刚亮，别说花家戏班的院子，就连院前的那条大街都人山人海了。

有钱的早就买好座位，到时拿着号牌就可以进去。买不起座位的，就只能早到门外，能占到什么位置就全凭你个人本事了。而且只能听听声音，过过干瘾。

大门是行不通了，花家戏班只能派出人来守住后门，让那些参赛者和评选们出入。

按照规定的时间，我来到花家戏班后门，给守门的人看了之

前报名时得到的凭证，就放我进去了。

在后院都可以清楚地听到前面院子的喧闹声，吵吵嚷嚷的，我只觉得一阵心烦。自小就不喜热闹，听到别人大声吵嚷或闻到各种人夹杂在一起的味道就会觉得心烦恶心。

后院有几间厢房，门前都有下人守着，怕是有什么比较重要的人吧？

看到花庭那边有两个女子坐着，看来也是参加比赛的姑娘。我就走到那边，找了个地方坐着。

“姑娘们，都到齐了吧？”

一刻钟后，年过半百的花班主走进后院，大声说道：“都准备好了吗？快开始了。”

“来，姑娘们，都到这边来。”只见先前教我们跳开场舞的月满楼的贾妈妈带着两个捧着粉红羽扇的丫头走来，话语中透着一股听了就想起鸡皮疙瘩的腻味。

我只好跟着身边的两个女子走到贾妈妈身边，看着那些待会要拿着跳开场舞蹈的粉红羽扇，眉头就皱了起来。

十天前报了名，当然，交了所谓的报名费，然后就与另九个女子集中到月满楼的后院学了一段舞。要我拿那样娇艳色彩的扇子跳舞，还真是克服了很久才能跳得自然了一些。

这时，那几间厢房里陆续走出几个女子，打扮得花枝招展，远远地就闻到浓重的脂粉味。

“看，有钱就不一样，还有专门的厢房呢。”我身边的一个女子看着那几个女子低声对旁边的女子说道，声音里透着不屑，但还能听到几丝羡慕。

她的同伴扯扯她的衣襟，示意她转回视线，晒了她一句：“有本事就投到富贵人家去。”

我只觉得心里烦躁，在这些人中间真的很难受。但还是强忍着，按顺序去领那些扇子。

“哎哟，姑娘你这样怎么能行呢？”

只见贾妈妈装模作样的娇声道，两眼发光地看着手中一锭金子。

在她身边站着一个身穿大红衣裳的女子，容貌清雅，双眼透澈，带着几分天真。只见她不屑地笑笑，再拿出一定金子放到贾妈妈手中，语气中透着几分与她本人不相衬的老成，说：“这样，可以了吧？”

“哎哟，我的姑奶奶，您可真是善解人意。”

贾妈妈脸上堆满讨好的笑容，快速地收好金子，柔声道：“姑娘一番心意，本来是应该成全的，可您知道，这开场舞是要的，姑娘又没学，这节骨眼上……”

她故意停下话来，给那女子递了一个眼色。

那红衣女子似乎有点不耐烦了，轻皱了一下眉，再掏出一锭银子，举在贾妈妈面前，说：“妈妈有的是办法吧？”

“当然当然。”贾妈妈乐得眉开眼笑，收好银子，对我身边的一个女子招了招手，又叫过花班主去低声说着什么。

拿到了羽扇，我退到一边去，才懒得理他们在做什么交易，自顾自地想着事情。

终于，花班主在外面宣布了开始，我就和其他九个女子分成两队，走上前院中间的台子，然后，音乐声起，我们就跳着事前排练好的舞蹈。

跳完回到后院，就看到那个红衣女子由人领着走向前院。而刚才站在我身边被叫过去的那个女子带着一点欣喜走向后门去。

稍微想想，也就明白了发生什么事，还真的是没有钱办不到的事吧？这样不惜重金插进来，那个女子到底是为了什么？恐怕她出的银子都能比那奖金多一倍以上了。

我还是静静地在一边等待到我出场。那几个富家千金这时在厢房门前的走廊里低声讨论着什么，似乎对于那个红衣女子的到

来多了几分忧虑。我的心一紧，也有点担心这次能否成功夺冠。

“快，最后一个，孟妍姑娘。”

贾妈妈从前院急急地奔回来，看到我就连忙拉着我的手快步到台子后面等待。

前一个女子表演完毕退回来，然后听到花班主报了我的名字，院子里响起一阵嘈杂声。

我立在后台的阶梯旁，整理着手中拿着两段橙黄色缎带。岂知突然一个人朝我直直地冲过来，把我撞倒在地上。

“嘭！”

只听到一声闷响，我只觉得头上一阵疼痛，眼冒金星。

“呀，你没事吧？”

一个佯装歉意的声音在我身边响起，其中透着得意之色。

“啪！”

我还没反应过来，一声清脆的巴掌声响起。我甩甩头，张开眼睛，看到立在我身边的是刚才退回来的女子，左颊上红了一片，不可置信地看着她身边的红衣女子。

那个红衣女子看也没看她一眼，过来扶起我。

我在她的搀扶下站起来，忽然叮叮咚咚的音乐声响起，台子旁的乐师已经开始弹奏了。

我低声道了谢，整理好衣衫，强忍着晕眩缓步踏上阶梯，走到台上。

整个院子顿时鸦雀无声，甚至连外面大街上的人都安静下来，大家都屏息等着看我的表演。

我先是向观众深深地低头行礼，然后抬起头来，直视前方的一个点，像刚才那样一眼也没有看台下。但是心中忐忑不安，总觉得台下有一道视线直直地盯着我，带着某种我分不清的澎湃情感一直黏在我的身上。

“铮”的一声响，古筝，琵琶，鼓，各种乐器弹奏出欢快的

乐曲。

我一甩手，两端缎带活了般轻跃出去，然后就随着乐声开始舞蹈起来。时而轻云般慢移，时而旋风般疾转，时而轻跃几步，时而凌空翻转。手中的缎带随着我一起舞动，博得了大家一阵又一阵的热烈掌声。

在舞蹈的狂欢中，我忘怀了观众，也忘怀了自己，只顾使出浑身解数，用我灵活的四肢，变幻多姿的旋舞，倾诉着我内心的情感。

整个院子里除了音乐声之外，余下的就只有一阵更甚一阵的掌声。

最后，我双手拿着缎带不停地转着圈，让缎带围绕着我轻舞飞扬。然后一个劈叉坐下去，昂起头，展现自认为灿烂的笑靥，完美结束。

音乐声止，我起身微微颌首，退了下去。

只听得一阵沉寂后，掌声再度响起，犹如松涛怒吼，犹如怒海翻浪，久久不绝。

回到后台，其他的九个女子已经按次序站成一排。那红衣女子傲慢地微扬起头，站在队首。而刚才撞到我的女子低着头，肩膀在颤抖着，似乎还有几声抽泣。

我没有理会，径自走到队伍的后面站定。

然后悠扬的音乐声起，花班主带着我们再度上台。

站在台上，那道视线还在盯着我，我这才忍不住抬头看去。

只觉得脑中“轰”的一声闷响，我的心狠狠地一蹬，似乎缓了缓才能跳动，而且越跳越快。看到台下那个白色身影，我真的完全呆愣了，脑中飞快地闪过一个名字：米勋。

院子里的桌子呈三角形排列着，每张桌子旁配三张椅子。而在离舞台最近的那张桌子旁，坐着一个白衣公子。清俊帅气的脸，白衣胜雪，漆黑深幽的眼睛带着惊喜、激动、思念、疼惜火辣辣

地看着我。

“嫣儿。”

他那温柔的声音似乎穿越时间的重重屏障清晰地在我的耳边响起，我只觉得心跳加快，呼吸粗重，脑子一片空白，眼前渐渐地模糊一片，只是在心中不停重复地叫唤着：“勋哥哥。”

“请问还有谁没有投票？”

花班主的声音在我面前响起。我回过神来，不知什么时候手中塞着四个号牌。不经意间转过头，却对上那红衣女子带些恼怒的目光。

“在下还没上台。”

一个清朗的声音响起，我没有回过头去，就知道肯定是他。

那红衣女子听到声音后眼中快速地换上欣喜，对我一仰头，挑衅似地对我笑笑，似乎那个号牌已是她囊中之物。

要是她赢了，那我花尽心思想要赢得的奖金岂不是要拱手送人？那我的计划就要延期了。

脑中转过几个念头，低头看着手中与那红衣女子一样多的号牌，我暗自咬咬牙，抬头看向举着号牌的米勋。

“哦，这位公子要投给哪位姑娘呢？”

花班主赶紧问道，偷偷地抹了一把汗。

米勋看看那红衣女子，又看向我，随即脸色变了变，似乎对我笑了笑。

不管他有没有认出我，我知道他已经看明白我眼中的哀求。

果然，他微笑着一字一顿地说：“我要投给，孟妍姑娘。”

我暗自松了一口气，隐隐觉得自己有几分卑鄙。

忽然红影一闪，那个红衣姑娘已经站在米勋的面前，恼怒地问：“为什么不是投给我？”

众人一片哗然，都在等着看好戏。

“好了，舞娘已经选出来。恭喜孟妍姑娘！”

花班主赶紧稳住场面，朗声道。然后把一个锦盒交到我的手上，对我赞许地一笑。

我轻声道谢，连忙闪身走进后院，急急地冲出后门。

“孟妍姑娘！”

花班主在我身后着急地呼喊，我提着一口气，施展轻功往家里奔去。躲避着赢得舞娘称号后的琐事，也躲避着那个我想见又不能见的人。

蔚蓝的天空，洁白的云朵，油绿的草地，密密麻麻的桃树上细细的青绿叶子。

我置身其中，左右顾盼，不知身在何方。然而心里并无着急紧张，只觉得这里似乎早已熟悉，让我无端心安并且惬意。

俄而，一阵和风抚过，仿若一双神奇的手般，枝叶间悄然绽开无数花朵。

我仰起头，欣喜地看着这神奇的一幕。

忽然，无数粉白花瓣自枝头间轻跃而下，与风共舞。

我嫣然一笑，旋踵轻舞起来。张开双手轻轻旋转，巧笑嫣然。有些粉白花瓣落到我的衣衫上，后又不舍地翩然落地。

然而，我一个转身，猝然看到身后的人，所有的动作都倏地停止。只余下身前身后的花瓣独自飞舞。

.....

我猛地睁开眼睛，映入眼帘的是床顶的白色帐幔。又做梦了！

微微蹙眉，我仔细的回想。然而，一如往昔，梦中所见的蓝天白云，草地桃林，分外清晰，宛若眼前所见，而梦中身后的那个人却模模糊糊，仿似隔了一层纱，看不真切。

那个人到底是谁？为什么梦中自己会那么惊讶但醒后一直都记不起来？

摇摇头，我将这个问题置之脑后，起身倒了杯茶。

正欲张口，忽听到花园中有脚步声，我迅速地穿衣开门，手已

经伸到腰间，准备抽出缠在腰封上的皮鞭。

但我还没来得及看清出花园中的景物，一个红色身影一闪，已到了跟前，却是白天一同参加舞娘比赛的那个红衣女子。

我看了看悠姨的房间，毫无动静，应该是没听到我求援，知道我可以应付，就没有起来。

她看到我也很惊讶。只见她眼睛骨碌碌转了几下，便展开笑颜，微微欠身行礼，道：“深夜打扰，实在抱歉。小女子师琦，被仇家追杀，逃至贵府。还望孟妍姑娘看在白天一面之缘上，让我借宿一宵。”

我把她上下打量一番，想起她出手帮我教训那个故意撞到我的女子，心里就有几分感激。还有看到她对米勋的态度，看去两人应该十分熟悉，即使不明心头为何有点酸涩，但对她也有了些许亲切，当下便说：“既然如此，没有见死不救之理。只是寒舍客房久未打扫，难免尘土满布。只怕委屈姑娘了。”

师琦连忙道：“难得孟妍姑娘如此善良大方，区区灰尘，我又怎有嫌弃之理？”

“那，姑娘这边请。”我说着带头引路。

师琦再行一礼，嘴角噙笑，眼中尽是狡黠之色，道：“有劳。”

我心下疑惑，不由得暗自提高警惕。

朝阳东升，霞光万丈。

晨雾已经散去，沐浴在晨光之中的竹舍俨然一新，加上背后的青山作衬，更显诗意。

用过早饭，我、悠姨与师琦一同坐在花园的竹桌子边品茗。

这时，远处走来一男一女，正向竹舍这边走来。

待到他们走近，这才看清，男子约摸二十七八的年纪，相貌端正，手持一箫，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一派温文尔雅。

他身后的姑娘看上去不过二十来许，但一脸寒霜，一身劲装打扮，手中拿着一把红色长剑，让人不敢轻易靠近。

“抱歉，打扰几位品茗。在下邹觅。”只见他先是一怔，就

抱拳行礼，又指指身后的女子道：“这是在下丫环萧萌。敢问一声，到平尧镇该如何走。”

我正欲开口，师琦已抢先道：“照着小路直走，半个时辰即可到达。”

我慢悠悠地喝了一口茶，心中一紧，视线落在邹觅腰间的玉佩上。

“持有我们上官家祖传玉佩的人就是我们的大恩人！”

娘的话语在我的耳边回响，我不由的打量着邹觅，仔细回想，她应该是叫邹丽吧？

我与悠姨对看一眼，她也看到那个玉佩，就开口道：“二位看上去风尘仆仆，怕是连夜赶路，此时定必劳累不堪。不如坐下喝杯茶歇息一下？”

邹觅回身看了一眼箫萌，抱拳道：“恭敬不如从命，多谢了。”

我起身让座，进屋拿了些包点出来，再沏了壶茶，替他们倒上两杯。

“粗茶淡饭，公子将就享用。”我客套道，说完，立到悠姨身后。

道过谢，邹觅二人不客气地吃了起来。

师琦坐着无趣，便跟悠姨闲聊起来。

“夫人的脚可有医治？我认识几位名医，不妨找他们一试。”

悠姨看了一眼早已麻痹僵硬的双脚，微笑道：“多谢姑娘善心。我这腿早就废了，无药可治。”

“夫人的腿可是外伤所致？”师琦好奇地问。

悠姨摇摇头，道：“早些年身患顽疾，几乎丧命，幸得神医天一救治。命是保住了，腿就废了。”

“原来夫人如此了得，能让天一神医诊治，看来倒是我班门弄斧了。”师琦打趣道。

“哪里。只是机缘巧合罢了。”悠姨摆摆手，轻描淡写道。